二胡源流考

宋　新
（河南大学 艺术附属中学，河南 开封　475001）

[摘　要]关于二胡的源流历来众说纷纭。笔者近年来对二胡的源流做了一些考证，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比较，初步认为："胡琴就是胡琴"。如果说将其源流依其方向区分的话，那么"轧筝、奚琴"可视为二胡"本土说"，"拉巴卜"为"西胡说"，"胡琴"由自身演变而来则为"东胡说"。

[关键词]二胡源流；轧筝；奚琴；嵇琴；东胡说；西胡说
[中图分类号]J632.21　　[文献标尺码]B　　[文章编号]1008－7389(2005)03－0107－03

二胡就其字面上理解，二——指二弦，胡——指胡琴。胡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视为外来弦类乐器的总称，至清代后期胡琴的样式基本定型，虽有南、北胡琴之分，但这种二根弦的弓弦乐器（二弦夹弓）已被社会认定为胡琴。被改称二胡，则是近代的事情，至今二胡已基本上取代胡琴的称谓。

关于二胡的源流历来众说纷纭：流传最久的是"轧筝、奚琴"说，即二胡由"轧筝、奚琴"演变而来。近人又有新说，认为二胡由西域传人，由阿拉伯的"拉巴卜"演变而来。前者坚持中国独立体系，吸收外来文化；后者是以西域为主体，进入中国后有所改变。是否还有一种可能：二胡既不是本土而生，又非西来，而是来自另外的途径呢？笔者近年来对二胡的源流做了一些考证，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比较，初步认为："胡琴就是胡琴"。如果说将其源流依其方向区分的话，那么"轧筝、奚琴"可视为二胡"本土说"，"拉巴卜"为"西胡说"，"胡琴"由自身演变而来则为"东胡说"。

（一）轧筝、奚琴本土说

我国弦乐器历史悠久。商周时期即依乐器制作材质不同而分为：金、石、革、丝、木、土、匏、竹八类，叫做"八音"。其中丝当指弹弦乐器，如只弹散音，一弦一音的瑟；又如利用按音，变更振动弦分发音的琴。

隋唐时期，轧筝、奚琴的出现结束了弦乐器仅为弹拨弦乐器的历史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载："轧筝，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。"陈旸《乐书》曰："奚琴本胡乐也，……盖其制，两弦间以竹片轧之。"二者均为用竹片擦弦发音的拉弦乐器，演奏手法相同，所不同的是，轧筝为七至十一条弦不等，奚琴为二条弦。轧筝明显由筝的演变而来，其竹片的运用与夏威夷吉它的琴捧相似。奚琴本胡乐，"奚琴本出奚人乐，奚奴弹之双泪落"。据《新语书·北获传》记载：奚族为我国古代河北、东北交界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，南北朝称"库莫奚"，隋唐称"奚"。轧筝为横式，奚琴为立式，很难看出奚琴是由轧筝演变而来。宋人陈旸在《乐书》中记载了这两种乐器，显然做了区分，是非常有道理的分类。

南宋时期，轧筝改为篆，（也有仍称旧名的）奚琴改名为嵇琴（也有仍称旧名的），这两种乐器在民间已普遍使用，宫廷宴乐也占有地位。后人将奚琴改名为嵇琴恐有三个原因：(1)"奚"与"嵇"古时同音，同读"xí"（习）。(2)奚有奚奴之意，文人欲弃其卑义。(3)嵇康为"竹林七贤"之一，欲借其名而扬尊义。

明清两代轧筝、奚琴仍同为伴奏乐器，依据歌舞形式不同而择用。轧筝仍属于筝类，近代仍有人演奏，而奚琴则弃筝趋琴，改用马尾弓，改制后的奚琴虽形似胡琴，终不敌胡琴的优势，如今已难见其踪影。

二胡由轧筝、奚琴演变而来，似乎缺乏有力的证据，尤其在宋以后，文献记载增多，而奚琴演变为胡琴的史料却没有，只有一个理由——奚琴由于胡琴的传人而地位下降了。

(二)拉巴卜西胡说

胡琴应是胡乐的一部分,姓"胡"不姓"汉",但也对中原文化起到重要影响,否则不会叫"胡琴"。古时"胡"有"东胡"、"西胡"之分,"东胡"指内蒙、河北、东北一带,"西胡"指西域,新疆远及中亚波斯。

坚持二胡西胡说观点认为:拉弦乐器最早产生在阿拉伯半岛。公元前3000年,希伯来人就已使用阿拉伯人发明的"拉巴卜",当时拉巴卜为一根弦,东进后泛指弹拨乐器。拉巴卜至今仍在阿拉伯半岛流传。拉巴卜演变为胡琴的踪迹为:阿拉伯人的拉巴卜→波斯人的卡曼恰→维吾尔人的哈尔轧克→中原的胡琴。

蒙古马头琴的共鸣体类似梯形,与阿拉伯拉巴卜形状基本相同。马头琴在一弦拉巴卜的基础上发展,蒙古人从西亚带回中原的胡琴不是波斯人发明的共鸣全为圆形的"卡曼恰"。

据林谦三的研究:"在波斯画里,15世纪帖木儿朝一派的画,画有一种半球槽上蒙着皮革,有二弦或三弦的弓擦弦乐器。16世纪的萨张维朝一派全盛时期的画里,频频见到这种乐器。所奇怪的是十五、十六世纪文献,绘画所表现的弓擦弦乐器,差不多都是圆槽,二、三弦的。"这说明蒙古人的"胡琴"不是波斯发明的。

波斯人的二弦圆槽共鸣体拉弦乐器,广泛流传是在察合台汗时期。帖木儿朝正是西察合台汗国。从壁画反映出,维吾尔人在14世纪以前已经接纳了波斯人的"卡曼恰",而用"哈尔轧克"重新命名,之后改称"艾介克",表示这是本民族的乐器。这种拉弦乐器共鸣体为圆形,二根弦,用弓拉奏。

维吾尔人的哈尔轧克传入中原被称作"胡琴",逐步演变为二胡、京胡、板胡、南胡、四胡等。而蒙古人从阿拉伯引入的拉巴卜,则以马头琴为名,长期只在蒙古族中传用,并未引起中原音乐的共鸣。使华夏文化发生变革的应是维吾尔人传入的"胡琴"。

(三)胡琴东来说

胡琴一名,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岑参的诗作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:"中军置酒饮归客,胡琴琵琶与羌笛。"描绘的是当时的风土人情,歌舞之风。同时代的诗人刘禹锡则在诗中描写习琴之景:"见学胡琴见艺成,今朝追想几伤情。捻弦花下呈新曲,放拨灯前谢改名。"白居易则在《筝诗》中明确指出:"赵瑟情相似,胡琴调不同。"此间,显然将胡琴纳入到一个大的乐器范畴,以区别汉乐。

胡乐传入中原地区历史悠久,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将少数民族称为胡人,将外来音乐称为胡乐。宋人陈旸在《乐书》中记载:"奚琴,本胡乐也。"

为什么奚琴本为胡乐而不称胡乐,偏偏胡乐中的胡琴却沿用至今,挥之不去呢?是两种乐器的差异所在,还是胡琴难以替代,或是此胡琴非彼胡琴(西胡琴),弹拨之别?胡汉之异?

马尾胡琴的出现,结束了弹拨之争。弓弦乐器首次见于记载。宋人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道:"马尾胡琴随汉车,曲声犹自怨单于。弯弓莫识云中雁,归雁如今不寄书。"明确表述了拉弦乐器胡琴已随汉军西行。

胡琴见于史书起于元代。《元史·礼乐志》记载:"胡琴,制如火不思;卷颈,龙首,二弦,用弓捩之,弓之弦以马尾。"[1]这里讲制如火不思,决不等同于火不思。冠以胡琴名而区别于奚琴,胡琴运用已相当广泛。

元代胡琴由北方传入南方,恐与宋迁都南方有关。元代扬维桢描述了胡人张惺惺演奏胡琴的绝妙:胡琴在南为第二弦子,在北为今名……教坊弟子工之者众矣,而绝妙者渺。胡人张惺惺者绝妙于是。胡琴进入常用乐器伴奏行列,尤其为南戏、北曲必不可少的乐器。

《马克波罗游记》对其有过描写:鞑靼人又有一种风格,当他们排好队伍,等待打仗的时候,他们唱歌和奏二弦琴,极其好听。

胡琴作为弓弦乐器,较之打击乐器、吹奏乐器、弹拨乐器出现的时期较晚,但发展速度很快。元代地方杂曲盛行,南方戏文及地方歌舞的流传,给了胡琴极大的发展空间。胡琴以它独有的音色,成为固定的伴奏乐器。明、清时期,地方戏曲发展迅速,各种不同地域的戏曲给胡琴的改造运用提供了更大的舞台,艺人们不断的改进,制造出不同制式不同音色的胡琴,显著的有京剧的京胡、梆子戏的板胡、粤剧的粤胡(高胡)。胡琴繁衍品种很多,但统称为胡琴。

胡琴源于胡乐,大约产生于元之前,在内蒙、河北、东北一带流行[2]。元代得以发展。胡琴的特点是二弦、马尾弓,弓在弦内。其演奏方法和音色是其它乐器难以替代的。作为中国最普及,数量最多的乐器之一,传入中原的时间虽不长,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,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多民族融合性和亲和力。其时胡也罢、汉也好,修其身而勿忘其本,本即胡琴。胡琴自胡乐而汉化,自东胡而入主中

原，丝毫不影响乐器自身的价值作用，更谈不上民族之誉。

（四）胡琴源流之比较

胡琴由轧筝、奚琴演变说认为：胡琴类弓弦乐器在中国发展为两大类，一类属于奚琴或嵇琴系统，另一类为火不思系统。虽有记载说"胡琴制如火不思"，但火不思"似琵琶而瘦"是它的基本形状。而奚琴的竹擦阶段明显与轧筝类筑族乐器有联系，而这种关系决定了胡琴类弓的来源，隋唐时期弓弦乐器从筑到轧筝的转换业已完成，奚琴已存在，不否认"奚琴本胡乐"，可在"东北方边区域找到发源地"，但自成体系，一脉相承。

胡琴由拉巴卜演变"西胡说"认为：(1)蒙古人从西亚带回的胡琴不是波斯人发明的共鸣体为圆的"卡曼恰"，而是阿拉伯人共鸣体为梯形的拉巴卜。(2)《乐书》上所记载的二弦奚琴是用"竹片轧之"，而不是拉弦乐器。(3)蒙古人的马头琴，未引起中原音乐共鸣。至今仍为原形。(4)维吾尔人在14世纪以前已接受波斯人的卡曼恰，由维吾尔东进传入中原为胡琴。

胡琴由东胡传入说认为：(1)胡琴由东北、内蒙少数民族传入。(2)宋人诗作中"马尾胡琴随汉车"时代为11世纪，此时胡琴已在西北地区流行，尽管没有标明为当今胡琴，也不能认定为专指马头琴。(3)元明清时代，胡琴发展迅速，"南为二弦琴，北为今名"。(4)轧筝、奚琴、火不思、胡琴长期共存，制式不同。(5)胡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不可能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，但胡琴来源于东胡至晚在11世纪，胡琴非但受奚琴的影响不明显，而奚琴反受胡琴的影响而改为"用弓捩之"。

关于轧筝、奚琴、火不思与胡琴史书中均有记载，现转述如下：

轧筝——似筝而小，刳桐为质，十弦，前后有梁，梁内弦长一尺六寸一分八厘各设柱，以木杆轧之。

奚琴——刳桐为质，二弦、龙首、方柄、槽长与柄等，背园中凹，复以板，槽端设柱，施皮扣以结弦，龙头下唇为山口，凿空纳弦馆以两轴，左右各一，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。

胡琴——刳木为质，二弦、龙首方柄、槽随而下锐，首以革，槽外设木如簪头以扣弦、龙首下为山口，凿空纳弦，馆以二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。

胡琴——二弦、竹柄椰槽、面以桐。槽径三寸八分四厘，为圆型，与笳吹之胡琴椭而下锐者不同。山口凿空纳弦，以两轴绾之，俱在右。弦自山口至柱，长二尺三分五厘二毫，以竹弓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。（见《清史稿》）[3]。

火不思——制如琵琶，直颈，无品，有小槽，圆腹如半瓶，以皮为面，四弦，皮绊同一孤柱。（见《元史·礼乐志》）[1]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；轧筝、火不思均不是二弦乐器，轧筝"似筝而小"，火不思"形如琵琶"。而"竹柄椰槽，槽以桐面"显然是板胡的模样。至于奚琴与胡琴，大致样式相同，但关键部位大相径庭，奚琴"刳桐为质"，胡琴"刳木为质"，奚琴"复以板"，胡琴"冒以革"。以木板复进中凹的琴筒，与以革冒蒙的琴筒自然发出不同的音色。

至此，关于二胡源流的演变轨迹已大体清楚。争论的焦点在于，自创还是外来，外来于"西胡"还是"东胡"。近几十年来已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工作，他们从多视角、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寻。陈天国的《现代的二胡与唐宋的奚琴》是从现存的潮州二弦与南音二弦与奚琴的比较中寻找答案的。孙焕英的《二胡研究成形于何朝代》一文，仅从多人引用的唐朝诗人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》的诗文中另辟蹊径，她说"胡琴"不可能是胡人乐器的总称，只可能是与琵琶、羌笛一样有确切实物的乐器，所以指的可能是一种丝弦乐器。朵岱弘的《我国弓弦乐器的源流》一文则从奚琴与嵇琴的比较入手，进行了论述。项阳以一篇博士论文《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几个问题探讨》进行了总结、分析比较，得出了新的有利结论：弓弦乐器由筑发展而来。文章有理有据，有论有结。遗憾的是：自创说缺乏奚琴至胡琴的演变史料，外来说则来于何时、何地证据欠力，使我们对胡琴这一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传统乐器的源流尚不十分明了。此文只是笔者一家之见，相信随着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，新的史料会给我们新的发现，以解开胡琴独白天下的谜团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元史(卷七十一，志第二十二，礼乐五).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8.347.

[2]朱岱弘.我国弓弦乐器源流[J].中国音乐，1984，(2).

[3]清史稿(卷一百一，志七十六，乐八).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8.729.